

夏月醒来后发现阿西已经死了



普璞著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深深愧疚的女孩夏月,发现自己收到的一封死亡预示信件并非恶作剧后,不自觉卷入血淋淋的危险和阴谋中。被所谓“神”选中的7个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“原罪”是什么……夏月在与姐姐共同寻找求生之路的过程中,发现警探王峰看似在帮助她们,却也在慢慢靠近真相的同时成了被选中的代罪羔羊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夏雪告诉夏月,要把她交给幸存者阿西,夏月别无选择。等到了目的地,夏月才知道,原来阿西就藏在夏月的房间里,他是个侏儒。夏月判断,杀死王水明的就是阿西,虐尸的也是他,他一直藏在王水明的尸体里。阿西则说,夏月有些事猜对了,有些事猜错了。

悬疑小说

阿西咧开嘴扑上来

就像是无可避免的一幕,阿西倏地咧开嘴扑了上来。被压住的夏月只徒劳地挣扎了起来就放弃了抵抗。

阿西撩起了她的T恤,雪白柔嫩的小腹暴露在他如饥似渴的视野里。就在肌肤被他粗糙的手指触到的刹那,夏月突然心中一颤,她把目光朝壁橱那边移去,那就像是错觉,壁橱里似乎有一双眼睛正在静静地注视着一切。就好像当年的自己。当合上了眼睛,整个世界就陷入了黑暗之中。

时间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,悲哀的气息弥漫了每个角落。

这房间和她预想的不一樣。她以为这是重复过多次的梦境,但并非如此。她确实是坐在柜子里,可是那床上没有了女孩,她消失了。

女孩本是她的姐姐,可为什么不在那张床上了?这是和以往梦境不相符的地方。不知是什么让现实和梦境产生了如此交错。睁大眼睛的她只看到几块恶心的尸体取而代之地躺在在床上,暗红色的血洒满了床单。

柜中人钻出了柜子,她忽然反应过来,是阿西!他已经身首异处了,头颅落在了床的另一头,凸出的眼睛变成了完全的黑红色,像被涂上了鲜红的颜料。他剩余的身体四肢被砍下,当中的躯干在腰部又被截成两半,像垃圾一样被随意丢弃在床上。要不是那颗让人恶心的头颅在那儿,根本无法看出这是人的尸体,倒像是野狗被货车碾过之后的零碎。

恍惚间她觉得自己的手有一点不对劲,她摊开手瞟了一

眼,随后发出惊呼。

法医梁广生

和夏月失去联系的缘故,让王峰的心里有了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每一个看到他面色的人都会知道他此刻的心情。关于王水明尸体被袭事件他先见到了那位遇袭的法医。他叫梁广生,比王峰大一岁,他之前去了另一个案子的现场,回到局里正想对王水明的尸体做进一步解剖时没想到出了事。

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仍心有余悸。当时另一名法医小郑正在做准备工作,而他确信当时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解剖室内。门关着,他坐在椅子上对着门在看足球报,还在思考今天晚上哪支球队会赢。就在这时后脑被狠狠地击中,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。等他再次睁开眼时,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,大家都惊讶地围在边上。当时他第一个念头还以为地震让天花板塌陷砸中了自己,可是仰头一看,天花板完整无缺。

于是他就很奇怪了,如果是人为的话,门口根本就没人在进来过。这一点他可以万分确定。也不可能是自己的疾病导致突然昏厥,因为他的后脑上被查出被硬物砸中过。难道袭击他的是隐身人么?

在他被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接到了小郑的电话,问他怎么把尸体先解剖了。按照局里的规定,解剖尸体必须有两名法医同时在场才行。梁广生马上说自己没有啊,正坐在那边看报纸等他。从这一刻,大家才反应过来这具尸体才是袭击者的目标。那更进一步的动机又是什么呢?

王峰叹了一口气,关于这一

点他实在理不出头绪。做警察这么多年,还是第一次听说打回局里的尸体会出事。说不定这下关键证据都被毁掉了,这种可能性很大。

不过那个人居然敢在警察局下手,会不会是内鬼所为呢?他心中一动,一个名字浮上了脑海,他马上向梁广生询问当时的详细情况。

可每到关键之处,梁广生都会用“不知怎么回事”来代替。王峰越听越气,心想你当时眼睛怎么不睁大一点?!在警局被袭击了也不知是谁干的,说出去这不是笑话么?

阿西身首异处

手心和手指居然也沾了不少水泥,夏月尖叫起来,我的手上也被抹满了水泥?或者,这墙上的水泥是她自己涂的?巨大的困惑让她感到浑身乏力,不由得在柜子旁蹲了下来。

她用手臂环住膝盖。过了一会儿就干脆坐在了地上,她不顾疼痛地拼命搓手,让水泥屑纷纷脱落。当时阿西是扑向了自己,自己努力地进行反抗,然后阿西粗而短的手指像毒蛇一样伸进了自己的T恤里,她还记得皮肤像被针扎到一样刺痛。

她拼命扭动身子做出反抗,并用膝盖死死地抵住他的腹部。阿西一不留神被她用脚踢到了肚子,让他退了一步。可他似乎没有感到疼痛,反而咧开了嘴在笑,眼睛死死地盯着她裸露在外的白皙小腹。幸好今天没穿裙子。不过当阿西怪叫着再次扑来时,夏月知道大势已去。她的脸突然被一块白色毛巾紧紧捂住,让她无法喘息。她嗅到了浓烈的乙醚味,被遮住了视野。她张开

嘴想咳嗽,却吸进了更多的味道。她像溺进了冰冷的河里,一路下坠。

没有放弃,她仍然死命地挥动双手拍打,但阿西似乎消失了,所有的动作都扑了空。与此同时,她感到意识渐渐模糊,力气也很快失去。

隐约之中,毛巾被拿掉了,阿西原来已经移到了床的另一头,正从她头顶的方向看着她,那张脸已经看不清了。她知道,她已成了无法反抗的猎物。黑暗终于降临了。她感觉阿西的手触到了她的皮肤,像蛇一样滑向了禁区。还来不及叫出声,身子就像失去了着力点般快速下坠,就像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悬崖。

当她再次睁开眼时,就已身处衣柜之中。那瞬间她恍然回到了过去,再次看到姐姐在那张床上被李富胜凌辱的萎靡场景。等神智渐渐恢复以后她觉察到了不对,那只是幻觉。可现实似乎比幻觉还要诡异。“罪的统治者”阿西居然已经被杀死了,这睁眼闭眼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?自己是得救了,还是落入了更黑暗的深渊?

夏月检查了一下,衣服虽然变得皱巴巴的,但自己并没有遭受侵犯。皮带的一头虽然已经被抽了出来,但皮带扣还没有完全解开。幸亏自己穿了牛仔褲,她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。可究竟是谁杀了阿西,又为什么用水泥把她困在房间里,姐姐他们又去了哪里?

“王不是我杀的”

没戴手表,手机也没在身边,所以不知道时间。要把房间变为这样可是一项大工程,需要很多时间,显然自己已经昏迷了

很久。她站起身,感到头部传来一阵疼痛,是药物的副作用。就在这时,她才注意到了墙上的血迹竟不是随意涂抹的,似乎有人用血在墙上写字。

夏雪床所靠的墙应该是东面,仔细看了一下,上面用血写了一个“我”字。然后南面是窗户,现在被水泥糊住了,上面用血写了一个字——“杀”。西面墙壁写的字有点模糊,应该是——“的”。夏雪的写字台就在这“的”字的左下方。最后是北面,原先是门的位置已经被水泥涂层代替,上面被人用血写了两个狭窄的字“不是”。连起来读就是:——不是我杀的!

抬起头,他发现天花板上竟然也有一个字:——是一个用鲜血写成的“王”字。

原来那个猜谜游戏的答案就在这里。现在连起来读就变成了:——“王不是我杀的。”这就是阿西的遗言,他在用自己的血对夏月说:“王水明真的不是我杀的。”

阿西曾说过相同的话,那时她半信半疑。现在这字肯定不可能是阿西自己写的。但显然是凶手在借阿西的血向她传递这个信息:阿西说得没错,他确实是无辜的!王水明不是他杀的,费冰欣也不是他杀的,那两个人都是我杀的!你有本事就把我找出来!

阿西是通过藏在王水明的肚子里暗度陈仓的,自己又该如何是好?阿西的尸体即使完整无缺也无法藏人,更何况现在已经四分五裂。

她似乎快要昏过去了,头部一阵阵发痛。就在这时,她忽然想到了姐姐。

他们现在怎么样了?也被关在了灰色的房间里么?

大猫儿平复心情后发现欺负裴格很好玩



阿巴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刚刚成为广告人的女孩大猫儿,迎面遭遇安全套的广告策划,传统的思想正面撞击超强势文化,一个未婚少女如何应对这样雷死人的文案?工作中的遭遇可谓刀山火海,情感的遭遇也谓之苦大仇深,看上眼的靓男牵手相依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,看不上的衰男狂甩不掉像一贴狗皮膏粘住没完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大猫儿和小乔、林莽莽三人一起到了荷兰,林莽莽与大猫儿一同出去逛街,却迷了路,大猫儿脚走不动,林莽莽就背着她一直到家。回到住处,林莽莽吻了大猫儿。可是第二天,林莽莽却不见了。大猫儿这才发现自己真心喜欢的该是林莽莽。

花枝青春

大猫儿到公司见穆明

家里也没人,老妈给我留了张条,说她跟老爸去南方旅行了,要过一个星期才能回来。我疲惫地窝进沙发里,衣服没换、脸没洗,东西也没收拾,就这么百无聊赖地坐着,从白天坐到了黄昏,又从黄昏坐到整个房间都被黑暗笼罩,越来越感觉自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。

第二天,我开始给林莽莽写很多很多的小纸条,然后再一张一张地丢进他家的阳台上:

“林莽莽,你到底死哪儿去了?是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家啦?”“我想你了!这还是我第一次跟你说这句话呢,可惜你却听不到,遗憾吧?”“林莽莽,杀人不过头点地,你到底想怎么样?”“林莽莽,你个王八蛋,我恨你一辈子!!!!”……

我终于发泄得没了力气,独自枯坐了很长时间后得出一个结论:即使林莽莽真的不再回来了,生活也还得继续啊!

于是我勉强收拾了下心情,打算先做点儿应该做的事了。

第三天清晨,我出现在了已经很长时间没去的办公室里,同事们看到我,全都热情而关切地问道:“Kitty,你生病了啊?好些了吗?”

我尴尬地笑着搪塞了过去,刚和大家聊了一会儿,穆明便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了进来,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微微愣了一下,眼里迅速掠过了一丝不安的神情,但很快就转过头,若无其事地拧开总监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。

我跟了过去,在那扇无比讽刺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,听见穆明用一如既往的平静口吻说道:“请进!”

我在穆明对面坐了下来,下

意识地避开了她的目光。沉默了两秒钟后,我开口说道:“我想你应该能猜到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!本来应该写个正式的书面报告的,不过我还在试用期,好像也没这个必要了。来跟你说一声,只是想让事情有始有终!”

穆明波澜不惊地点了点头:“是啊,我想到了!不过……kitty,不管你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意见,你不应该把它跟你的工作和理想混为一谈。当初是你自己选择了这条路,你为什么为了我而放弃呢?至于我们之间的一些……说是误会也好恩怨也罢,那是8小时以外的事情,跟工作没有关系!”

“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?”我自嘲地笑了笑,“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,你能把它们分得这么清楚吗?没错,路是我自己选的,可如果不是受了你的影响,我就不会喜欢上创意这行。现在你让我……你觉得我该怎么看待当初的选择呢?”

穆明凝视着我的目光渐渐变得柔软:“Kitty,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如果现在不是上班时间,我会向你解释很多事情并且郑重地向你道歉;如果时间还来得及的话,我会慢慢地争取你的原谅。但是……首先我不能占用那么多工作时间去谈私事;其次,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,明天就是我宣布你们四个试用员工到底谁会被录用的最后期限了,而现在我手里没有你交上来的文案。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要放弃,我只是想提醒你,在明天之前你还有最后一线机会。我还想说,你之所以会喜欢上做创意,不是因为我是因为这个行业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,我只是刚好作为一个媒介让你看到了这种魅力而已!今天我不想跟你说太多,如果你还想争取,我会在这里等着你的作品;如果你真

的不想再走这条路,那么明天之后你是愿意单独约个时间谈我们之间的事,还是愿意从此在我眼前消失,一切都随你高兴!现在,就到这里吧,好吗?”

穆明从容地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,我还想说些什么,但最终还是默默无语地站起身,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穆明的办公室。

站在大厦门外的阳光下,我望着自己的影子发了一会儿呆,一个从未意识到的念头忽然浮现在脑海里:为什么我偏偏会在今天发了公司呢?难道是因为在潜意识里,我本来就想再给自己一个机会吗?

中午11点半,我把在阿姆斯特丹写下的那段广告文案连同做好的powerpoint文件放在今天发的位置上,一起打包发到了穆明的信箱里,然后给穆明打了个电话。

穆明略有些激动地对我说道:“Kitty,我很高兴,真的。虽然我不能保证我最后选的人一定会是你,但是你能这么做,至少证明我没有看错人。即使明天……你不是最终留下的那个,但我相信你总有一天能够达成你的目标,这也是我一直希望看到的!”

我握着话筒没有说话。穆明停顿了一会儿,又继续说道:“我想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,有些事情伤了你的心,但那并不是我的本意。在电话里不好跟你解释太多,如果你愿意的话,我们可以约个时间一起聊聊!”

我勉强地牵了下嘴角:“再说吧,其实我现在……也并不是那么需要一个解释……”

“可是我和……裴格,我们都真心地想跟你谈谈。特别是裴格,他一直都很想再见到你一面,只是联系不上你,又不好意思跑到你家。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谈,那么你能不

能……再给裴格一个机会,至少让他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?”

“我再想想吧!”

说完这句话,我没再等穆明说什么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大猫儿捉弄裴格

七夕那件事之后我一直很怕再面对裴格和穆明,但今天真的见到穆明,我发现心情要远比想象中的平静。也许,当意识到自己真正在乎的人是谁,因为其他男人而受的伤就没那么要紧了吧!

既然如此,去见裴格,又有什么关系呢?想到这儿,我拨通了裴格的电话……

下午,经过一番精心打扮后,我出门去咖啡厅赴约。虽然终究会分手,我却更希望能留一个最美好的印象在裴格心里。他喜欢不喜欢我是一回事,至少我不能让他觉得我比任何人差,这是作为一个女孩最起码的骄傲。

裴格已经到了,正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向门口张望,见我进门忙站了起来。

我淡淡地笑着冲他点了个头,走到他对面的座位上,我们一起坐了下来。我悄悄地打量了裴格一下,虽然他的表情很是紧张,但依然帅得让我心里有那么点儿小疼痛。

点过咖啡之后,裴格看了我一眼,还没开口脸就先红了:“Kitty,我真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见面,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想再见到我了!”

我失望,你能答应我吗?”

裴格果然愣住了,结结巴巴地问道:“你……真的……还愿意跟我结婚?”

“是啊!怎么,难道你不愿意吗?”我咄咄逼人地瞪着裴格。

“不是,我不是那个意思!”裴格慌得连连摆手,“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轻易地原谅这件事。如果你真的还愿意结婚,我们……当然还可以一切照旧。其实我跟穆明本来也不可能在一起的。”

说到这里,裴格的神色有些黯淡了下来,我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:“既然你这么说,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结婚好了。只不过,你伤害了我对你的信任,我很担心结婚以后你会不会还背着我和穆明来往……”

裴格有些迟疑:“这个……应该不会的!”

我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,从口袋里掏出裴格送我的那枚钻戒放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:“就知道你没心甘情愿愿意跟我结婚,放心,我同样没有这种打算!你以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会要你啊?本姑娘又不是缺了你就嫁不出去!”

裴格拿起那枚戒指,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,以前我对他总有些仰视的感觉,现在却发现欺负他真是一件相当好玩儿的事情。

我不解气地继续说道:“还不好意思说我不信任你,你值得我信任吗?偷情都偷得没点儿技术含量,笨死你算了!就我刚才提的那些要求你还觉得委屈你啦?像你这么不可靠的人也就只配这种待遇了!”

裴格索性低着头一声不吭任我数落,我总算发泄得差不多了,靠到沙发里喝了口咖啡,然后叹息着看了裴格一眼:“其实你和穆明……很早以前就在一起了,对吧?”